

风之羽

MIND FEATHER

方达 主编
从现在开始

4
90后读
90后文学

“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，一个人能有多少的往事真不轻，
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，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……”

总有什么，在时光里流浪。
总有什么，在青春里坚强。

90后的青春，如同一抹绿，载着时光，飞向远方……

90's mark

生命最初的温柔 王君心
灰色的眼已经长眠 陈虹羽
扶桑 白云

9°流光

烈焰 陈东
流过的时光及喜欢的过去时 陈虹羽
余烟 白云

恋字宴

七年，变 陈虹羽
深冬的谜语 王君心

火兽 普鲁士蓝
狐灯 王君心

游离之外

出走 陈虹羽
梦中的鹿 王君心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风之颂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从现在开始, 90后读90后文学, 4 / 方达主编. —
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11.10
ISBN 978-7-5382-9427-9

I. ①从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 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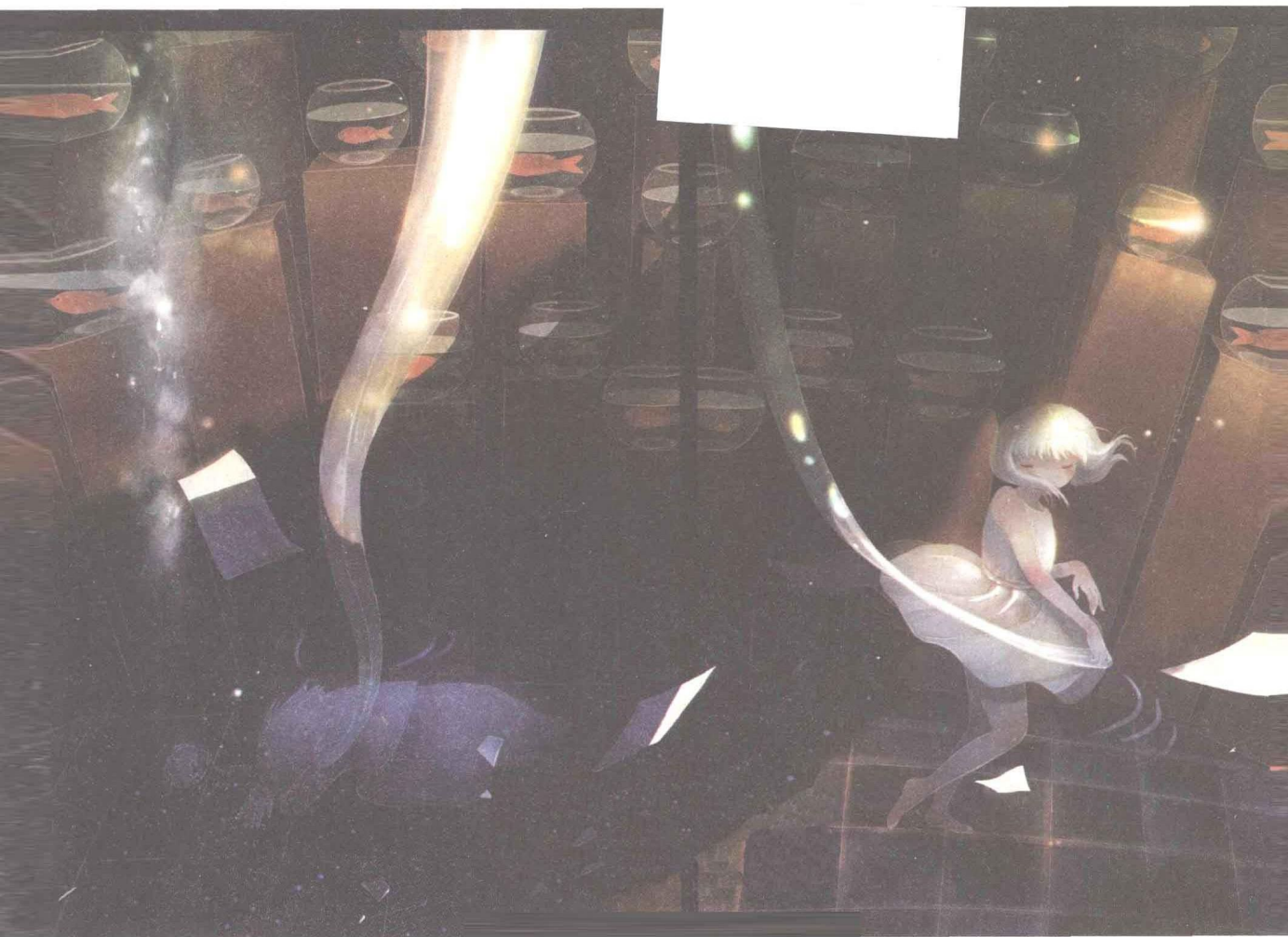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90632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三河市延风印装厂印刷

开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字数: 260千字 印张: 8
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丽君	责任校对: 刘 璩
特约编辑: 罗亚晴	策划监制: 李耀辉
装帧设计: 熊 琼	产品总监: 杨 柳
版式设计: 刘珍珍	

ISBN 978-7-5382-9427-9
定价: 19.80元



『扉首』

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魔法

文：王君心 图：舞小仙

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吧。小时候，甚至是现在，对相对于现实的“另一个世界”有着偏执的痴迷。

像是——在看过一篇小说后，画了张自认为再华丽不过的火车票搁在枕头底下，幻想能同主人公一样搭乘前往梦境的列车；或者——在稿纸上来来回回地画下能看到妖精的“阵”，盼着哪天有只小妖精恰巧路过现出形来；再者——更小的时候，特意整理出一个空的抽屉，等待哆啦A梦从这里出现。

当然，这都是徒劳。

不是说J.K罗琳就是个谎言家，也不是说安徒生是个骗子。现实和想象本不存在分界线，也就无法触及，无法越过。然而对梦境与传说的迷恋却不会停止，总有些断续的画面、片段、意象，不经意地浮现眼前，叫人恋恋不舍，相信一定有什么，以这些心象为核，架起背景，承接并能进行多

个世界间的对话。在我看来，写作，就有这样的力量。

童话、魔幻，这些奇妙的字眼无一不因文字固有的魅力，由纸页间吹吐着神秘的气息。这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魔法，是一场或悠闲或庄严的旅程，在语言描绘的大小不同的世界里，在你我都心照不宣的秘密里。

时值七月，蝉的聒噪日益喧杂，望向窗外，阳光轰轰烈烈，绿色恣意生长。闭起眼，自然想起淡蓝色的游泳池，阳台上淡粉的绣球花，香草冰激凌，冒着水汽的汽水，推开店门后扑面而来的飒飒冷气，夜晚街道上清晰流动的霓虹灯……夏天是这样的一个世界，有着独特的属性与气氛，鲜明的意象和光泽。

时间并不是无所不能的。因为总有一些文字，会伴随着“夏天”这个状语，陪我们到很久很久的以后，甚至永远。





目录

Contents

90后学员班

005 90后学员班学员档案

90's mark

006 「逆时光」生命最初的温柔 / 王君心

013 「夏之困」灰色的眼已经长眠 / 陈虹羽

019 「Now……」扶桑 / 白云

9° 流光

035 烈焰 / 陈东

044 流过的时光及喜欢的过去时 / 陈虹羽

049 余烟 / 白云

恋字宴

057 七年，变 / 陈虹羽

063 深冬的谜语 / 王君心

068 逾墙在逃「上」 / 周宏翔

N纪年

083 火兽 / 普鲁士蓝

104 狐灯 / 王君心

游离之外

110 出走 / 陈虹羽

114 梦中的鹿 / 王君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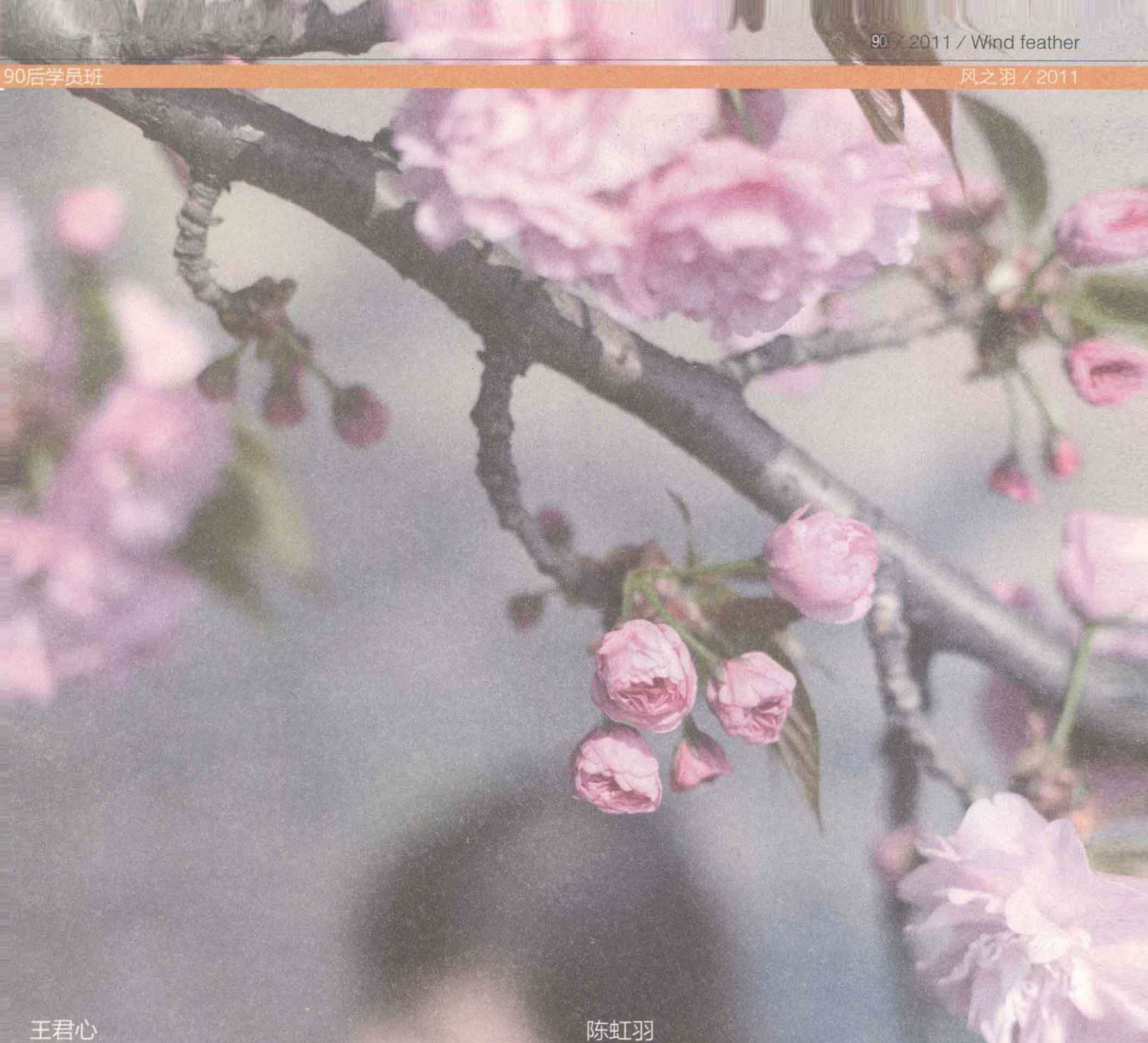
青春番外篇

121 我来说两句

122 十二星座来源

123 十二星座传说

127 经典十二星座的动漫代表人物



王君心

女，1994年8月末出生，福建省永泰县第一中学高一学生。12岁起在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科幻世界》《读友》等各类杂志发表童话、小说二十余万字，多次推出作品小辑，作品收录于《盛开》《从现在开始，90后读90后文学》等系列书系。长篇小说《秘语森林》即将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出版。

陈东

1990年生，字少侠。童年时期开始发表文章。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得者。有著作《风的墓地》《通杀80后》等。

白云

生于1990年，笔名七月落笺。第十一届、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孔庆东东博书院首届征文全国金奖。作品发表于《萌芽》《美文》等杂志。

陈虹羽

生于1990年，典型摩羯座。从十四五岁起就迷恋上各类文学游戏，全采用这种最沉默的方式表达自己。多次在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、全球华文少年美文写作大赛中获奖，作品发表于《青年文学》《萌芽》等杂志。

周宏翔

1990年生，重庆人，摩羯座。作品散见于《萌芽》《新蕾》，多次入选年度文本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时间浪潮》《少年》《少年们无尽的夜》等。

普鲁士蓝

原名王苏辛，1991年出生于河南。喜欢小说家奥尔罕·帕慕克、卡森·麦卡勒斯、雷蒙德·卡佛、张大春。曾获得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现为成都某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学生，作品多发表于《青年文学》《萌芽》等杂志。



90后学员班 学员档案

王君心

生日：1994.8.29 星座：处女座

代表作：《亲爱的哗啦啦》《回家的手链》《狐灯》

新作：《我们都是夜猫子》《如果，是你住在我的梦里》

兴趣爱好：写作，书法，画画，旅行，Postcrossing

Q&A

Q：用一个词语形容夏天。

A：热（我是个直接的人嗨）。

Q：对于夏天最难忘的是什么？

A：去年暑假有阵子几乎每天凌晨4点半起来，和同伴披星戴月地去登山，然后在凉雾里溜进学校拍照，吃早点，一直逛荡到晚上9点回家，第二天继续。对我来说这就是夏天……

Q：关于夏天的愿望和烦恼是？

A：参加所有夏天应该有的活动，包括试胆大会，烟火大会，篝火晚会，连看电影，音乐夏令营，捕蝉，在山间野营露宿等。烦恼的是上面的愿望通通都难以实现。

Q：相信直觉吗？

A：不是相信，是确信。

Q：曾经发生过的自己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？

A：收到读者的来信表示喜欢我的文章。

Q：哪部电影曾让你哭得泪如雨下？

A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印象最深的是《情书》。

Q：写字的时候有什么小习惯？

A：即将动笔前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慌张，神经质般一定要

将房间里的摆设调整一遍，写的过程中常常就拿起别的书来渐渐不能自拔……

Q：曾经想成为什么？

A：画家。学了7年的美术，从简笔画、水彩，一直到素描，上了初中后便放弃了，转向另一种描绘世界的方式——写故事。

Q：不写字的时候喜欢干什么？

A：买本子，在本子上乱涂鸦，收藏别针和明信片，最近疯狂迷恋Postcrossing，觉得收发外国明信片是很幸福的事。

Q：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？

A：在学校操场上画了一个直径5米的“阵”，然后守了一下午等着妖怪出现。

Q：最不能忘记的一次夏日旅行是？

A：2008年应邀去北京参加《儿童文学》首届少年作家讲习班。

Q：用一种动物形容自己并作出解释。

A：猫，白色带米黄色斑纹的猫。同样机敏、警惕，但也有慵懒、迷糊的时候，情绪变化多端难以揣测。另外我是夜猫子。



90's Mark | 逆时光

生命最初的温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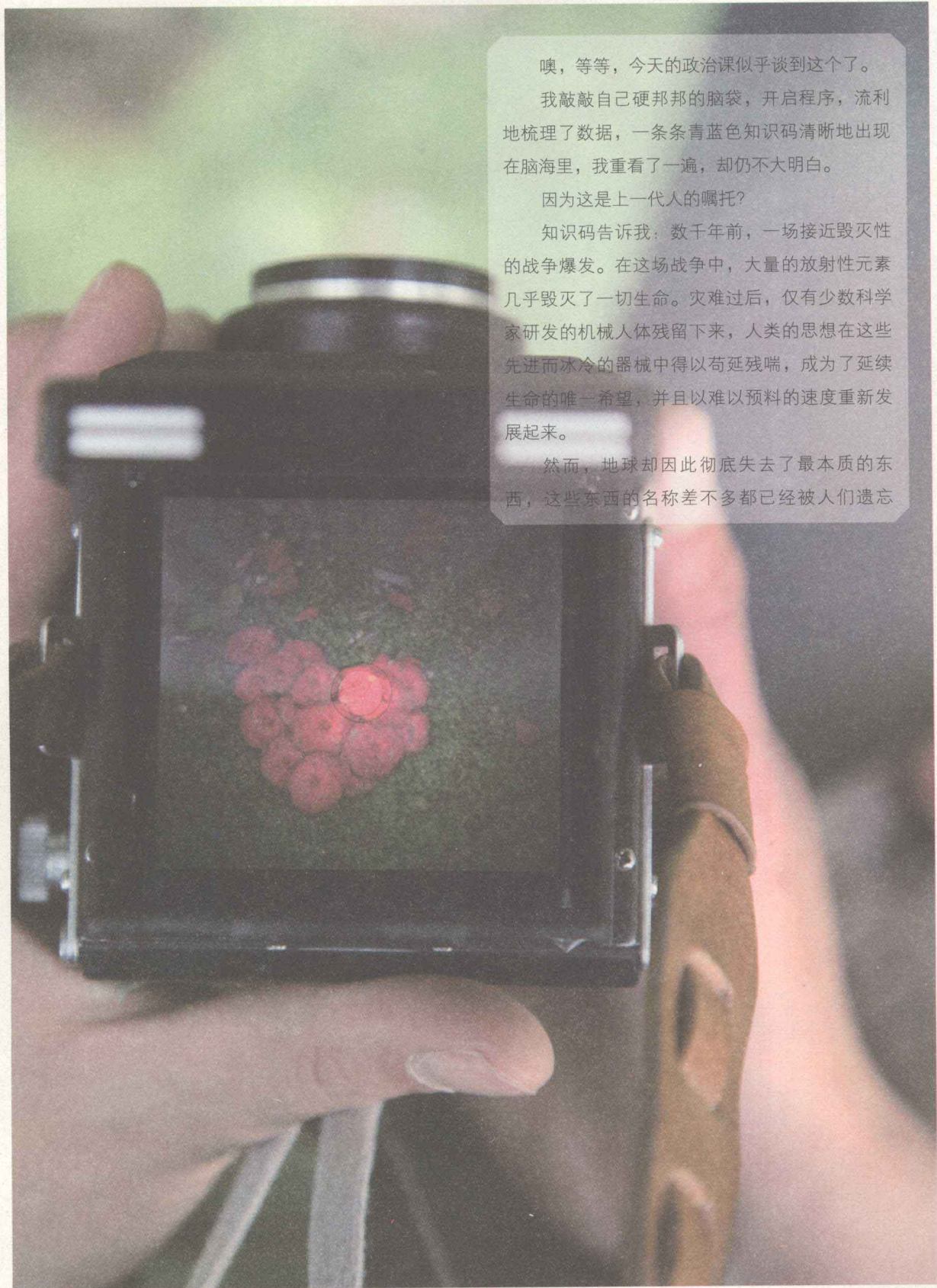
文：王君心



今天的课程结束了。我摇摇自己浑浑噩噩的脑袋，让刚刚传输进来的知识稍微过滤一下——它们搅得我有点头晕，虽然我大脑的容量足够大。

我把导线从“互联网”里拔出来，小心翼翼地收好，放进脚上的小格子里。

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人类要通过法律限制自己在脑袋里安一个智能芯片——把目前探索到的所有知识存在里边。若是一出生就懂得所有东西不是能省下一大段时间吗？总比一点一点去学来得快吧？而且反正我们都是一堆机械，多一个小巧的零件也没多大障碍。



噢，等等，今天的政治课似乎谈到这个了。

我敲敲自己硬邦邦的脑袋，开启程序，流利地梳理了数据，一条条青蓝色知识码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，我重看了一遍，却仍不大明白。

因为这是上一代人的嘱托？

知识码告诉我：数千年前，一场接近毁灭性的战争爆发。在这场战争中，大量的放射性元素几乎毁灭了一切生命。灾难过后，仅有少数科学家研发的机械人体残留下来，人类的思想在这些先进而冰冷的器械中得以苟延残喘，成为了延续生命的唯一希望，并且以难以预料的速度重新发展起来。

然而，地球却因此彻底失去了最本质的东西，这些东西的名称差不多都已经被人们遗忘

了，仅剩下的只有：树，土壤，还有风等等。对我而言，都是所谓的传说中的东西。

“遗忘”这个词我很熟悉，在这个时代，到哪儿都可以看见、听到它。人们总是说自己的记忆力比以前要好，大脑的储存量在大大提高，运转的速度也不断加快，但似乎又总在遗忘一些什么，一些，比较像人类的东西。

知识码强调：现在的人们也许已经不能称之为“人类”，我们改变得太多，也遗失了太多，更可悲的是，我们不记得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。

“学习”是始终流传下来的一个习惯，为了避免它被淡忘，人们通过学习来获取知识，像坚守一个承诺那般，一直一直坚持下来，并没有实际意义，却认真而慎重。

一种电流般的情绪刺激了我的神经，但它远比电流来得缓慢、深沉，我说不出这是什么感觉，但我并不讨厌它。

罢了，不想这个了，我决定到街上去走一走，放松放松。

我和爸爸妈妈打过招呼，通过身份识别的门来到街道上，随着脚下的路缓缓前行。

明媚的光芒洒到地面上，在明亮而光洁的街道上溅开来，把远处的银白色大厦衬得有些晃眼。我抬起头，注视着头顶上那个不断放出光芒的巨大球体，以我现在的知识还不足以得知它究竟由什么制成，我只知道这样的球体在城市的南边还有一个。

到了一定时间，它就会渐渐变为红色，最终暗淡，一点光辉也没有——这时候，城市就会被黑暗吞没，我们就在这时关机，停止行动。一段时间过后，它又会重新燃起光芒。

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何在，我们根本不需要休息。也许，这也是一种习惯，不对，应该说是一种挽回。

头顶的那片白色和那个巨大的球体一样，是人造的。是的，你可以说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箱子里，一个由机械组装起来的箱子，沉闷而无趣。这也是我们的避难处，听说一走出这个“箱子”，极其恶劣的环境会在瞬间将我们撕碎。

街道和周围的建筑明亮得晃眼，它们是高科技的体现，完美而闪耀，却无时无刻不透着寒冷的气息，让同

样由钢铁组成的我都不由得行动僵硬。

一切都是银白色的，身边的高楼大厦，脚下的路，人类自己，都像尖利的刀锋那般闪着凛冽的光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我的心情糟糕透了，像有什么东西卡在了胸口的地方。大概是哪个零件松动了，我琢磨着，是不是太久没有检修了？

我忽然很想去市中心的博物馆看一看，听说那里找到了一个远古时期的物品。很小，只有一个普通型的按键那么大，却在人群中引起了巨大轰动。我闭起眼，在数据库里找到了它的名字——“种子”。

滑动的街道缓缓停下，到站了。我走下来准备换一条路，这时候我看到了下班的爸爸。

“爸。”我叫了一声。

“雷格？”爸爸转向我，说，“怎么这时候还在街上玩？跟我回家吧，要到补充电能的时间了。”

他的口气冰冰冷冷的，这没什么好奇怪的，这个时代的人们就是这样。

我乖乖地点点头，跟着他回到家。

我们从体内拉出充电器，接入每家每户都有的能量存储器中，开始补充体力。其实补充电能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的，可我们总习惯一天三次，在固定的时间段里。以前的人们似乎从不这样做，他们称之为“吃”，我弄不明白那是怎样一个动作。

充电的时候，爸爸和妈妈像往常那样闲谈起来，工作上的，也有生活中的。爸爸是一个考古学家，因此可以讨论的话题非常多。

“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个东西。”爸爸说道，“和以往的发现都有些不太一样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我好奇地问，我总是对这些远古时期的东西充满兴趣。妈妈点点头，表示她也想听听。

“我也没有亲眼看过，不过过几天大概就会去挖掘现场了。似乎是非常致命的东西，去的伙伴全部都受了重伤。”

“受伤？”妈妈问道，“怎么会？”

“听说它看起来有点像电流，但又有很大的不同。一旦接触到它，电就会泄漏，身体无法动弹。而且在它的周围似乎有一种独特的东西，会吸引人靠前，直到接触它。”爸爸简单地说。

“好可怕。”我忍不住说道，“那真的是远古时期

的东西吗？还不如让科学家们看一看。”

爸爸点点头：“当然也有这个可能性。总之我们现在已经在找它的名称了，等查到就清楚了。”

“下一次你去看它时能带上我吗？”我小声地问，避开妈妈的目光，“我也想看一看它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！不行，那太危险了。”不等爸爸回答，妈妈就把我的话挡了回来。

爸爸沉思了片刻，最后说：“可以吧，雷格长这么大了，也要让他见识一些东西了。不过你得对我保证——”爸爸转向我，“你绝对不能接近那个东西，它非常危险。”爸爸一字一顿地说完最后五个字。

“嗯，一定！”我差点忍不住要跳起来了，可以想象，这绝对会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冒险，还可以看到远古时期的东西，真是太棒了。

充电结束后，我想起早上的计划，和爸爸妈妈打了招呼，又匆匆地出了门，目标是市中心的博物馆。

其实我大可用信息搜寻系统找到它，下载它的立体图和资料，但眼下我想亲眼一见传说中的“种子”。

在博物馆里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它——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放在一个精致的透明盒子里，因为某种力的作用立在半空中，被蜂拥而来的人群团团围住。

就如传闻中的那样，它很小，是棕褐色的，表面布满了皱褶，像机械扭曲了那般丑陋，但它又是美丽的：一种独特的、难以描述的美。

每隔两分钟，那个精致的透明盒子就会自动向我们介绍这个珍贵的宝物。

“它叫‘种子’，约有一千年历史。在遥远的过去，它是蓄满希望的宝盒，是孕育生命的子宫，是一切事物的源头。在一定的条件下，它的形状会发生变化，它会生根、抽芽，然后越长越高，越来越大，科学家们已经找到的大量资料证明，它就是‘树木’最原始的形态。现在，我们已经在尽力找寻使它变化的因素，如果成功了，那必将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……”

“‘种子’真的能发芽吗？这个柔嫩的生命经受得了现代社会的僵硬和冰冷吗？”在我身边的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说道。她的身体是最过时的古铜色。

“或许吧，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，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了。”我随口回答道。

老太太转向我，很轻很轻地说：“你还只是个孩

子，无法理解我的话。”

看，现在的大人就是这样，就连讽刺也都是冷冷冰冰的。我气鼓鼓地挤过人群，随意地在博物馆里逛荡。

我看过了几种“虫子”的残骸和“树叶”的碎片，以及各种不断更新的高科技产品，最初的人体模型，储存思想和记忆的软件。

现在我知道了，如今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脑子里都存有最原始的人类的记忆，是那场灾难中，杰出的科学家们的杰作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继续生存，繁衍下来，直到今天。

但那段记忆应是睡着了，除了可以思索和判断，其余的几乎一无所有。

最后，我散漫地踱出了博物馆的金色大门。

我越来越感受到无奈和寂寞，它们像两种病毒，肆意地侵蚀我的生理机能。幸好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，爸爸要带我去看他们刚刚发现的东西了。

我的心情顿时又振奋起来，有好奇心而且容易满足应该是所有人类的天性吧。

爸爸的同事对我的跟从没有什么意见，他们不断地嘱咐我要当心，就陆续坐上宛如鸡蛋那般圆滑的飞行器。我们在半空中穿过城市高楼间的缝隙，景色一成不变，我们渐渐离开了最中心的地带，朝偏远的地方前进。

最后，我们在一个巨大的门前下了车。

“我们要到外边去。”爸爸一边说道，一边把一堆白色的衣服扔给我，“穿上这个，如果你不想粉身碎骨的话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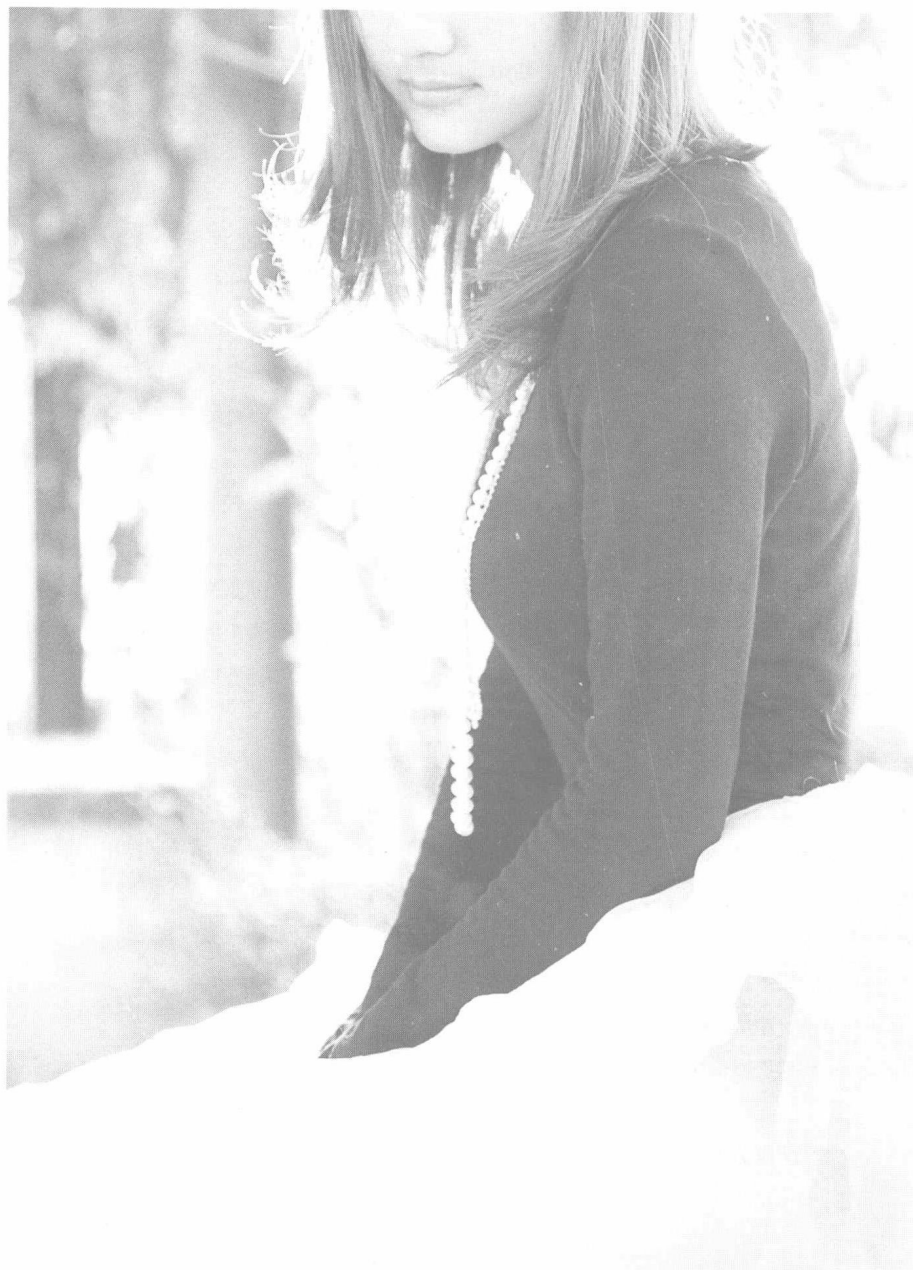
我乖乖地穿好衣服，天，我必须使出浑身力气才不会让自己跌倒，它们实在太重了，我觉得身上的钢铁都有些沉不住气。

爸爸和他的同事也都穿好衣服了。他们抱着各种仪器走到门边，在墙上的键盘上按下密码，并进行了身份识别。

大门轻轻地打开了一个缝，我们必须闪身才能从中挤过去。

“跟好，雷格。”爸爸的眼神对我说道，我紧紧地跟在他身后，走到一个未知的世界中去。门在我收脚的一瞬间重又闭合了。

这是一个暗红色的世界，到处都仿佛燃烧着地狱



一样的灰烬和腐朽，我只能看清三米以内的东西，暗红色的细小颗粒在空气中飞快地运动，敲打着我的白色外衣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。

“快，跟上。”爸爸丢下一句话，匆匆地朝前走着。

于是我还来不及站稳，就慌张地跟在人们身后，朝着目的地出发。

“这是哪儿？”我大声地问，担心爸爸听不见我

的话。

“这才是世界的原貌。”爸爸回答道，同样用尽全力，“你相信吗？数千年前，这里还是人间天堂，各种各样的物种在这里生长、繁衍，融洽而和睦。”

“那怎么变成这样了？！”我吃惊地问。

“人类的贪婪促成的恶果。战争，战争毁灭了一切。”爸爸的声音有些无奈，“我们做的，就是尽力挽

回，或是抑制环境的继续恶化——虽然一切都已经糟糕透顶了——我们现在就是在寻找，寻找可能挽救的一切事物。就快到了，抓紧时间赶路吧，我们身上的特制衣服也经不了多久。”

于是我们便不再说话。

不知道往前走了多久，在这里，时间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东西。忽然，前边有个人喊道：“看到了！”

我们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，几乎是跑着奔向那个地方。

我看到了。

在这样充满绝望和灰暗的地方，它像光芒一样独自延续着纯净的希望。是的，它和电流很像，但又不尽是，它也是汇聚在一起的流动的东西，但它很平缓，温柔地向前流去，一点也不焦急，因为千百年来，它就是这样无望而又执著地守着这份美丽。

她是这样壮丽，这样震撼人心！

我恍恍惚惚地朝前迈了一步。

“雷格！”爸爸伸出手臂把我挡了回来，“你忘了我的话了吗？！它很危险，别靠近！”

我摇摇头，觉得自己的神志有些模糊。我顺着爸爸的话退得远了一点，悄悄地、留恋地注视着那片希望。

爸爸和同事们开始了复杂的工作，他们开启复杂的仪器、采取样本、拍摄三维照片等，我只有发呆的分了。

“很无聊吗？”爸爸一边操纵仪器，一边问我。

“还可以。”我答道，我不敢告诉他我一直忍着不让自己接近那个东西。

“我们已经知道她叫什么了。”爸爸埋头苦干，对我说，“想知道吗？”

我喊了起来：“当然！”

“水。”爸爸转身看了我一眼，“水，传说中人类的母亲。一切一切生命和文化的源头。你看，在古代，她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的她对我们却是致命的。”

我听着，出了神。

“水，水……”我叨念着这个崭新的词汇，那天在博物馆里碰见的老太太的话莫名其妙地在耳畔响了起来：

“这个柔嫩的生命经受得了现代社会的僵硬和冰冷吗？”

为什么曾经是那样神圣而美好的东西，到了现在，却变得脆弱而危险呢？我们一直在丢失，也一直在遗

忘。也许我们只能无奈。

我抬起头来，目光越过无尽的暗红色颗粒，艰难地注视着“水”。

她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睁开纯真的眼睛，从未放弃过，一心一意地留意这世界的一切，从开始到现在。

我觉得眼睛有点疼。埋藏在我身上的人类的记忆仿佛开始苏醒了，我依稀记起了什么：“泪水”和“哭泣”。似乎只有这样做，才能表达我此刻的情感。

我再也忍不住了。我放开脚步开始奔跑，尽力奔跑，穿过粗糙的暗红色颗粒，一直跑向生命的源头——“水”。我想接近她，想触碰她。

我被撕心裂肺的疼痛震悚了神经。这一刻，我站在了“水”里，可她似乎一点也不欢迎我。一阵一阵的疼痛从脚上传来，化为了麻痹，刺激着我的每一个零件，我的神经出现了混乱，我看不清东西，爸爸的惊呼声也只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。头痛欲裂。

我记起了什么。

很久以前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人类和其他各类物种，自由地生长。“树木”、“花朵”、“草地”、“河流”还有“海洋”，数不清的词汇一起涌向我的大脑，我的眼前闪光一片，最终定格在了一片绿色之上。

灰色在顷刻间降临。我渐渐失去了意识，爸爸的呼喊声也仿佛在光年以外的地方……

——是从什么时候起，赋予人类生命的自然母亲，也开始拒绝、否认人类了呢？⁹

90's Mark | 夏之困

灰色的眼

已经长眠
文：陈虹羽





「一」

总是在梦里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那是你破碎的心。而我的心，却那么狂野。

江南江南。我想一个人如果拥有“江”的姓，那么取名为江南该多么好。我在寻找江南，江南有灰色的瞳孔。江南的眼睛在我梦里幻灭成一触即碎的水中倒影。

一般来说，我是面向墙壁那面睡着的。半夜偶尔醒来，一翻身就面对了那扇古老的穿衣镜。窗外未灭的路灯灯光抵达屋里，我隐约看见我的眼睛成为明亮的两个点在镜子里熠熠生辉。

继续睡吧，我闭上眼。我闭上眼，一切，就都没有了。梦却来了。

沉在无边无际的梦中，那双眼睛是灰色。眼睛的主人对我说，我叫江南，对，我就叫江南。可是除了眼睛以外，我看不见江南的脸。

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。第一次见面她就对我说，看清这个世界，然后恨它。

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熟悉的灰色光芒从她眼底一闪而过。我便激动起来，我梦里看到的那无助的双眼。亲爱的小孩，你是江南吗？

她说，对，我就是江南。